

论北宋黄河治理中的物料检计

郭志安¹, 王晓薇²

(1.保定学院 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2.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北宋时期黄河频繁决溢、日常防护不断,由此也导致物料的日常耗费、储备规模都颇为可观。为保障黄河防治的顺利开展,朝廷也逐渐在物料的准备、使用、保管等多重环节加强检计,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体制,从而对当时的黄河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时期黄河防治中物料检计制度的确立,对宋代乃至后世的黄河防治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北宋;黄河;水灾防治;物料;检计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6-0032-05

北宋时期的黄河决溢频繁,为此屡兴河役、维护不断,客观上也对物料的日常筹备、使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要求。从北宋政府的角度来看,为防范黄河的决溢、实施决河的堵塞,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物料的相关制度与规定,不断加强对物料的日常检计,藉此来保障河堤维护、河决救护的正常开展。而关于北宋黄河防治中的物料检计问题,目前学界专门性的研究成果还较为有限,故本文试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物料准备的检计

北宋黄河水灾防治所需的大量物料,借助于日常的兵民采伐、种植、科征、购买、捐纳等途径而获得。在黄河防治大批物料的筹集中,对物料准备的日常检计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北宋朝廷为此也有着相应举措。为保障物料的充足准备、黄河防治的顺利开展,朝廷时常遣官对物料的储备情况加以检计,以避免河役兴起时仓促之间物料的短缺。如天圣元年(1023)五月,朝廷即命参知政事鲁宗道按视滑州堵塞黄河的功料^{[1]232}。次年八月,朝廷拟开展滑州、卫州黄河的修塞,为此也提前派遣李垂、张君平“同往滑、卫州相度水势,及具合役功料数,画图以闻”^{[2]7551},以为河役的实施作好物料准备。可以说,物料是否准备充分,是决定黄河之役能否正常、如期开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如天圣八年(1030)正月,朝廷令河北路转运使檢視澶州埽岸,即明确要求“如稍芟有备,即议修塞,或民力犹困,则须冬月乃议之”^{[1]2533}。熙宁六年(1073)六月,知大名府韩绛针对以往黄河物料检计“但据官吏所见,增卑培薄,初无定式”的弊端,提议“望委都水监,自今并以水面为准,高下须一等,其向着处即堤外增贴,以绝津漏之患,仍先委外都水监丞司与当职官吏躬诣河埽议立法”^{[1]5969},为朝廷所采纳。这一提议的实施,也表明北宋朝廷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黄河物料的检计。同时,在物料的检计中,都水监、工部等机构也逐渐加强对物料筹备的宏观管控,如元丰元年(1078)六月,朝廷诏令“都水监应河埽物料,于合应副路转运及开封府界提点司,取三年中一中数为额,委逐司管认应副钱物,关本监计置”^{[1]7089}。到元符二年(1099)九月,权工部侍郎张商英提议,“请自回(黄)河以来,凡朝廷

收稿日期:2015-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与水利资源开发研究”(11BZS059)

作者简介:郭志安(1973-),男,河北滦南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应副钱物等,与诸路差拨厢兵采买物料之数,悉从本部取旨总计都数进上”^{[1]12246-12247},也获朝廷的批准而被予以实施。元符二年(1099)十月,在朝廷已将相关黄河北流物料筹措等事务交付与转运司后,工部也曾建议自工部差官一员前往原东流各埽,“仔细点检自降朝旨河事付转运司日后,见在物料、钱物数目,及北流埽分,逐一相度水势,次第立定向着、退背二埽,每等埽合用物料、人兵额数,然后定差都大若干,用来年例钱、物料、兵夫充数,足与不足,逐一分明立定开说,保明奏闻等”^{[1]12302},获得朝廷的同意。诸如此类举措,无疑都表明朝廷在物料准备方面宏观监控的强化,其重要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足量物料的准备。

宋廷也时常遣官对诸埽的物料储备进行检视,以防物料储备中的官员舞弊。如开宝三年(970)正月,朝廷即曾诏令“河防官吏毋得掊敛丁夫缗钱,广调材植以给私用,违者弃市”^{[1]241}。至道三年(997)正月,朝廷遣内臣往澶州沿河点检竹索,“以官费甚多,吏或侵扰为奸,故令阅数裁减之”^{[2]7547}。景祐三年(1036)三月,朝廷遣度支副使郭勖、四方馆使夏元亨“同点检修横埽埽所储钱粮刍藁”^{[1]2779}。政和六年(1116)七月,对于位置相当重要的广武、雄武诸埽,朝廷也是严令都水监“常切遵守元丰旧制,于逐埽广贮工料,过作枝梧,不得少有疏虞,官吏当行军法”^{[2]7573}。而对于诸如曹村之类这些相当关键的河段,朝廷对其物料的日常检视更是颇为重视,有时甚至要反复核查,如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即命权同判都水监刘瑄“覆检计曹村决口功料以闻”^{[1]7025}。

在某些大型的黄河河役结束后,针对有关埽所剩余物料储备不足的情形,在都水监等机构的组织之下,也会对其物料不足部分迅速加以补充,如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都水监即奏报朝廷,指出曹村决溢后“诸埽物料遂无年计外准备”,为此请求“乞支见钱二十万缗,趁时市梢草封桩,如来年(黄)河埽无事,自可兑充次年”^{[1]7171},即获得朝廷的批准。而对于某些庞大河役物料的检计,则会根据其实际情况相应宽展时限,如天禧四年(1020)八月黄河再次决口于滑州之际,因其所需物料的规模过于庞大,知制诰吕夷简即建议“未议修塞,俟一二年间,渐收梢芟,然后兴功……望议定未修河,特诏谕州县,仍令滑州规度所需梢芟,以军人采伐,或于近州秋税折科”^{[1]7550},获得朝廷的同意。而伴随着黄河改道的发生和部分黄河埽所设置的相应变化,对于新置或被废弃埽所的物料,北宋朝廷也会对其加以对应的处置和调整。如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针对李立之所提出的对小吴决口以下旧黄河现管物料、榆柳差使臣巡防的建议,相视检计黄河堤防舒亶在实际核查后指出,“旧(黄)河已弃废,虚占使臣兵级,乞下转运司令府、州、县以待都水监给用;其地远难运,委转运司卖之,以钱应副(黄)河防”^{[1]7747-7748},即将地远难运的闲置物料对外出售后,将其资金移至黄河他处使用,获得朝廷的批准。元丰五年(1082)正月,朝廷曾责令李立之对因小吴埽决口所立堤防加以检查,“并都大巡(黄)河使臣窠名,无致虚设官司,横费兵夫物料”^{[1]7759}。而在元祐三年(1088)九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也曾指出,自孙村至入海口“旧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万五千人,勾当使臣五十员,岁支物料五百余万。自小吴之决,故道诸埽皆废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残零物料,变卖无余,官吏役兵仅有存者”^{[1]10056}。可见这种废弃埽所残余的物料也是通过变卖的方式而被加以处理的。又如元符二年(1099)十月,工部奏称“近准朝旨,北流河事并付转运司。今相度,欲乞从本部选差官一员,诣旧东流诸埽,仔细点检自降朝旨河事付转运司日后,见在物料、钱物数目,及北流埽分,逐一相度水势,次第立定向著、退背二埽,每等埽合用物料、人兵额数,然后定差都大若干,用来年例钱、物料、兵夫充数,足与不足,逐一分明立定开说,保明奏闻等”^{[1]12302},获得朝廷的批准。

在物料准备较为充足的情况下,经相关官员奏请朝廷后,有时也会适当部分减免对民众物料的征发。如宋仁宗朝年间,朝廷为堵塞滑州黄河决口而准备“调民出刍槁”并命崔立提举受纳时,崔立“计其用有余,而下户未输者尚二百万,悉奏弛之”^{[3]12697},获得朝廷的准许。对于某些物料的无端苛征,因大臣的反对、奏报,朝廷也会酌情加以废止。如天圣元年(1023)九月,针对此前京东路、京西路紧急科配民众交纳数千两黄河梢芟、民众不堪其苦的现象,王钦若据其所见所闻向宋仁宗指出,“方勤农,岂可常赋外复有追扰”,最终朝廷接受其建议,停止了对京东路、京西路民众黄河梢芟的征发,“诏州县未得督发,别候旨”^{[1]2333-2334}。同时,在物料充足贮备的前提下,有时为避免长期保管而出现腐朽等现象,也会在黄河决溢出现时及时对物料加以利用。如宋仁宗朝期间,在堵塞滑州黄河决口的中途“以岁饥罢役”,知滑州寇瑊则指出,“病民者

特撻刍耳,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朽腐为弃物,后复兴工敛之,是重困也”^{[1]9989-9990},最终朝廷采纳寇城的提议而重开河役、成功堵塞决口。而在元祐四年(1089)十月,左谏议大夫梁焘等人也曾指出,“访闻修河计置物料万数浩瀚,沿流州县多被科买,期限迫促,甚为骚扰。臣等窃谓河朔之民久罹水灾,若更加科率,实所不堪”,为此建议朝廷严格约束逐路监司及都水官吏,“应缘修河所用物料,除朝廷应副,并须官和买,不得扰民”^{[1]10460},为朝廷所接受。

此外,在黄河决口救护所需物料供应的及时性方面,北宋朝廷也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对于延误物料供给的官员,则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惩,如熙宁五年(1072)五月,针对此前堵塞黄河决口中物料供应不及时这一现象,即有大臣对相关官员加以弹劾,最终宋神宗决定对失职官员减轻处罚,“京东部夫官任满注家便官”^{[1]5647}。

二、物料使用的检计

反映到黄河物料的具体使用中,北宋朝廷有着诸多检计举措的实施,以保障物料的充分、有效利用和河役的顺利开展,避免物料浪费等现象的发生。为此,在诸多黄河河役的实际开展中,北宋朝廷往往会在物料的使用方面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多次遣官复核后再确定河役是否开展,严格控制物料的使用。对于某些黄河河役的兴作,朝廷在获悉地方官员的奏报后,通常也会通过对其加以核实而决定物料的使用。如元丰六年(1083)时,户部侍郎蹇周辅等人多次奏请“乞不闭御河徐曲口,以通漕运,及令商旅舟船至缘边,蒙差河北东路提举官杨景芬,兼转运司委官相继案视,得量留口地,节限水势”,之后朝廷派遣都水监丞陈祐甫负责组织工役的实施,但陈祐甫“计惜工料,不即开拨徐曲口”^{[1]8168},为此蹇周辅再次请求非都水监所属官员重新加以勘察,朝廷随即责令本路安抚、提点刑狱司与知恩州官员共同勘验后再决定是否兴役。元祐三年(1088)十月,王存曾谈到,天圣年间黄河决口于天台埽后,当时朝廷在讨论是否闭塞决口的过程中,“凡两次遣近臣躬亲相度,又预积物料者数年,方始兴役,其慎重如此”^{[1]10087}。元祐七年(1092)二月,针对京西路转运司奏称“河阳南北岸年例修河桩木石,并是支本司见钱,召人户中卖,候科降春夫,依旧于南北路科出免夫钱拨还”,工部在核实后则指出,“河阳本造石堰以代木岸,即无二堰并设之理,若令作石堰,即当回改木岸,工费充用”^{[1]11228},朝廷最终采纳工部意见而否决了京西路转运司的提议,这实际上也避免了部分物料的滥用。

为防止官员因追求恩赏而肆意减省或浪费治河功料,体现到制度规定或遣官巡视等方面,北宋朝廷不断推出诸多的监管举措。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北宋朝廷也曾下令,命滑州都监、监押二员“每月更巡河上,提辖六埽修河物料”^{[1]7549}。天禧五年(1021)五月,朝廷即要求今后沿黄河州军每年检查修治黄河河堤功料,由这些州军长吏或通判、河堤官吏与都大巡河、本地分使臣亲自组织实施,“如是堤岸怯弱,河道堙塞,合行开浚修筑,即连书以闻,不得复有减省功料以为劳绩,希求恩赏,违者寘深罪”^{[2]7530}。不止于此,甚至对以往黄河水灾救护中物料的使用情况,宋廷有时也会遣官加以勘验,如宣和五年(1124)八月,针对京西路都转运司所奏都水监丞贾镇“欲乞京西漕臣应副梢草一万束”等相关情况,朝廷即派遣水部郎中龚端前往京西路勘察自宣和三年(1122)以来“纳到梢草钱见在若干已买梢草若干,见在梢草若干,其钱有无移用。所有贾镇奏上不实,令大理寺取勘,具案闻奏”^{[2]7575},并随即对此前物料检验不实的官员加以惩处。而为保障物料检视结果的准确性,在官员的派遣方面,北宋朝廷也会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元丰二年(1079)九月,针对先前派遣都水监勾当公事钱曜检视诸埽桩料,“闻二都大司已计夫二十余万,外尚有五都大司及诸河工料,如此则来岁虽起三四十万夫未能应副,公私财用,枉费过当,深为可惜”,鉴于“钱曜新作水官,未历河事,恐为沿河冒利者所罔,不能究悉底里”,朝廷随即改命陈祐甫“代曜检定以闻”^{[1]7298-7299}。

按照相关的规定,各埽所都要事先储备好充足的物料以备黄河日常修固或水灾之际的使用。与此相适应,针对以往黄河诸埽之间物料的支借现象,到嘉祐三年(1058)闰十二月时,朝廷接受河渠司勾当公事李师中的建议,也明令加以规范、禁止,规定“沿黄、汴等河州军诸路埽,修河物料、榆柳并河清兵士,不得擅有差借役占及采斫修盖,令转运司、河渠司、提刑安抚司、河渠司勾当公事臣僚、都大巡河使臣常切点

检。今后稍有违犯,并仰取勘以闻”^{[2]2483-2484}。这种物料使用方面的变化、调整,实际上也就是严格要求各埽必须在日常准备的过程中储蓄足够的物料,以防黄河水灾发生时仓促之间物料的不足。

三、物料保管的检计

大批黄河物料的日常保管,相对黄河防治的开展而言也是颇为重要,由此也成为北宋政府检计的重要部分。北宋政府对黄河物料保管的检计,主要着眼于防范物料因保管不善而腐烂、地方官吏的贪污变卖或河役之际数量不足等情形的出现,为此制定有诸多有关物料保管的要求与规定,对有关官员的失职、贪腐也多有严惩,以此来督促其尽职于物料保管。

在黄河物料的保管中,如何有效避免或减轻火灾、水灾对物料的严重破坏,是北宋政府时常要加以防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诸多埽所物料储备丰富的情形下,稍有不慎即容易造成火灾、水灾对物料的严重破坏,如景祐三年(1036)十月,澶州横垆埽“水口西岸料物场火,焚薪刍一百九十余万”^{[3]1378}。为此,北宋朝廷不断有着对埽所物料防火、防水情况的检视,对相关失职官员多有较为严厉的惩处,如端拱二年(989)五月,滑州房村埽因失火而焚烧竹木梢芟多达170余万,朝廷为此而严令“转运使督沿河州县官吏,常令分行部内埽岸积聚之物,有检视不谨,为水所败者,坐其罪”^{[2]7547}。皇祐三年(1051)十月,澶州横垆水口西岸物料场失火,焚毁薪刍共计190余万。对此,朝廷责令转运司追查主管官吏的罪责^{[1]2809}。元丰元年(1078)十月,澶州灵平埽“火夜起”,稍后朝廷命权同判都水监杨汲“相视堤防,有合修处,即具功料及火发次第以闻。其放火贼令河北转运司立赏钱五百千,募人告捕”^{[1]7173}。而在物料的日常保管中,尽力避免物料的腐烂,这也是北宋朝廷对相关官员的一种普遍要求。如天圣二年(1024)八月,朝臣建议“滑州修河物料地理阔远,欲令本州相度,添差巡检,于高阜处积垒苫盖”,宋仁宗也认为“草数重逾千万,此皆出于民力,不可枉致损烂,如此约束甚便”^{[2]7551},从而采纳了朝臣的提议,这就表明为避免黄河物料的腐烂而在官员日常检计、存储地点的选择方面都有着相应的要求。

北宋时期黄河防治之役接连不断、物料规模动辄庞大,这也极易在物料的日常保管中滋生出诸多弊端,如天圣八年(1030)十月,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即对黄河埽所物料保管中的种种弊病给予了相当详尽的剖析,认为“盖是计料之时,不以埽岸紧慢广作约束,度多不使用,积留枉耗。今计沿河诸埽,使外物料尚有二千五百万有余,称是深损烂煤末不甚,约直三二千贯。诸埽使臣惧见负罪,培填上下盖庇,专望水逼堤岸,便作危急,夹卷埽中虚行除破,其外二千二百一十万,称堪好。亦有不言堪与不堪使用,此项物料,有祥符年纳下梢芟,比前项年岁益远,必虑损烂,惧罪培填,未愿实报……”^{[2]7552-7553},并提出了诸多较为详尽、系统的改进办法,为朝廷所接受。文洎这种比较系统的规划,简言之就是请求朝廷差转运使、发运使等官吏点检物料,缩减过度征收的物料,以避免造成物料过度积压和陈腐浪费;减少长途运输物料的负担和费用;废弃闲置埽所,减少官员的虚设和物料的无效囤积,可以说涉及到北宋物料征集、运输、管理、使用等诸多方面。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文洎再次奏称“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巨万计,积久多致腐烂”。为此,朝廷即在物料储备充足的前提下,规定“视诸埽紧慢移拨(物料),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搬载之劳”^{[1]2709},朝廷令三司审议后加以采纳。康定元年(1040)八月,朝廷遣西京左藏库副使段微明“往视渭州房村埽及回河庙南摧垫堤岸,仍规度修塞工料以闻”^{[1]3032}。庆历八年(1048)七月,宋廷命翰林学士朱祁、入内都知张永和“往商胡埽视决河及覆计工料”^{[1]3958}。皇祐二年(1050)正月,朝廷遣御史中丞郭劝、入内都知张惟吉、蓝元用“同检核黄河故道工料以闻”^{[1]4033}。诸如此类的检计活动,其目的是要保证日常足够物料的准备,同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治河官员对河料的浪费、损坏。而北宋朝廷通过遣使巡视、地方官员上奏等途径,也能部分洞悉埽所储存物料的虚假现象,并对此采取相应的防范举措,如张方平即曾依据其对滑州天台、迎阳等四埽物料保管情况的了解,奏请朝廷“乞自今后应沿黄河州军,有退背埽分积压下物料以至损烂不堪交割虚附帐籍者,并令所属州军保明申转运司,于别州差官点检,或无侵欺。并与逐旋除放,责免积欠系帐”^①。

①参见张方平《乐全集》卷25,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在大批黄河物料的日常保管中,对相关官员盗取物料的检视,是宋廷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如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朝廷在重贬张怀恩、李仲昌的过程中,二人的罪责之一即“坐取河材为器,盗所监临”^{[1]4457}。元祐六年(1091)正月,侍御史孙升弹劾都水使者吴安持在监督黄河河役中对属下官员监管不力,其中对官员的物料偷盗也多有披露,“壕寨杨赞等偷盗官桩橛一百数十条,本场占护贼人,不肯发遣。臣窃以河埽使臣、壕寨自来欺弊作过,偷漫官司物料习以成风,若更不令州县统辖点检,则今后蠹害愈深”^{[1]10886-10888}。为防范治河官员在物料保管等环节中的贪污、勒索、偷盗等现象的发生,宋廷也通过相关举措对其加以限制,如政和七年(1117)八月,宋廷即诏令“访闻河朔郡县凡有逐急应副河埽梢草等物,多是寄居命官子弟及举人、伎术、道僧、公吏人等别作名字揽纳,或干托时官权要,以揽状封送令佐,恣其立价,多取于民。或民户陪贴钱物,郡县为之理索,甚失朝廷革弊恤民之意。自今并以违御笔论,不以荫赎及赦降、自首原减”,可见对物料征集中的官员贪污、勒索行为,其惩罚力度还是较高的。不仅如此,为更为有效地加以监督,朝廷还奖励对这种官员贪污、勒索行为的告发,“许人告,赏钱一千贯,以犯人家财充。当职官辄受请求者与同罪”^{[2]7573}。

总体而言,相对于北宋时期的黄河水患“终宋之世,讫无宁岁”^{[4]71}、水灾防治不断开展、物料规模庞大,水灾防治中的物料检计也就显得颇为重要,其检计成效的优劣也直接关系到黄河河役能否正常、有序地进行。从各项制度、规定的设计来看,无疑几乎涵盖到黄河物料的方方面面,对保障黄河防治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世黄河救治的开展多有启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看似完备的物料检计体制,因北宋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在黄河防治中的实际成效却要为之颇受削弱,诸如物料的官员偷盗、保管不善以致“危急之际无所救护,坐待溃决”^①之类的弊端在水灾救护的实践中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也值得后人加以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 [1]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徐 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李 濂.汴京遗迹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The Supervision of Materials Used in the Yellow River Flood Prevention of North Song Dynasty

Guo Zhi-an¹, Wang Xiaowei²

(1. History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2. The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Yellow River flood happened frequently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refore, there was much cost needed to control the disaster. To ensure the Yellow River flood prevention work, the Song Dynasty strengthened the supervision on the use and storage of materials, formed a set of perfect system,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Yellow flood. The materials supervision system during the Yellow River flood was positive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later Yellow River prevention work.

Key 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Yellow River; flood prevention; material; supervis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

^①参见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